



韦拔群

謝扶民編写

工 人 出 版 社

韦拔群

謝扶民編写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9年·北京

章 拔 群

謝扶民編寫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四條市大街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號

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50,000字 印張：2 11/16 印數：1—10,000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統一書號：10007·70

定 價：0.24元

韋拔群同志是广西右江第一个农民运动領袖，是右江苏維埃政权和紅七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。他一生献身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是僮族人民的忠誠子弟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。在長期的革命斗争中，他留下許許多多光輝的事迹，这里所記的，只是他全部经历的一个輪廓。

一八九三年正月初一日，韋拔群同志生于广西东兰县东里屯一个僮族家庭里。

他是長子，又是在这一年之始的日子降生的，因此被認為是家庭吉庆的象征。

东兰是个山区，处于右江和紅水河之間，背靠云貴高原。境內石山縱橫，峰巒起伏。这里是民族杂居区域。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前，僮、汉、瑶各族人民，也跟全国劳动人民一样，过着極端貧困的生活。地主阶级对农民保留着許多超經濟剝削。除了規定的地租，还得給地主服劳役，逢年过节，要給东家送柴送草；春天，貢獻竹笋、木耳等等土产；秋季又要去砍伐木料，給东家修房盖屋、建晒谷台。佃戶們实际上等于地主的农奴。

东里屯只有八九十户人家，村后是一列石山，森林遮天蔽日，前面是一道土坡，名叫銀海洲。春天来了，銀海洲一片青翠，由上到下，好似垂挂着綠絹。岭上有个清亮的水潭，大雨过后，潭水奔泻而下，飘飘揚揚，閃着銀光，几里路外都看得見。

这座土山还頗有来历呢。傳說山上有过一座城堡，是从前一个土官韋虎臣建造的。他在农民身上压榨来了无数的銀子，家里放不下，又怕人打劫，于是就在这岭上筑城結寨，讓成群的奴隶把白銀搬了进去；随后全家也搬上山去了。山崗上，派了人把守，外人不讓进来，家里人也不敢出去，就在元宝中間过着恐惧的日子。

記不得是什么年代，一年冬天，四乡农民暴动起来攻打城堡。死了好多人，还是攻打不下。起义群众趁着树干草枯，又有大風，便在山下放起火来，狂風一卷，整座山岭，从上到下，变成一座火海。城堡燒毀了，白銀溶化了，銀汁遍崗遍谷，滾滾流动，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。而山岭就像是淤泥堆积起来的一塊沙洲。

从此，这山就叫銀海洲。人們說，那山岭的潭水，就是溶化的銀汁。在水潭旁边，还有城堡的遗迹呢。

在拔群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听老年人講过这个古老的故事。那飞进的流泉，常常引起这少年一串串的奇想。

韋家是个大族。拔群的祖父，是个打草鞋的，后来卖甜酒、烟叶，發了家，就置田买地，生活富裕起来。在拔群出世

的时候，韋家已經是个二十多人的大家庭了。

也許是家人特別鍾爱的緣故吧，拔群小时候沒有受到严厉的管束。他活潑，勇敢，跟任何孩子都能玩在一起。因此，他沒有那种“少爷”的威風，也沒有公子哥兒的習气。

他最好的朋友，都是些貧苦的孩子，因为他可以跟他們上山掏鳥，下河撈魚。他能玩上一整天不回家，也沒有人責罵他。

一年夏天，他和孩子們到潭里游泳。他看見一个小伙伴衣服七补八綻，破烂不堪，就先爬上岸来，把自己的衣服留下，穿上那身烂衣服走了。那个孩子追上来，拔群說：

“你就穿我的吧！不一样嗎？”

他們在游猎打魚的时候，得到的东西，都是平分的。这是孩子們的規矩。因此他覺得自己穿一穿烂衣裳，也是應該的。

又一年秋天。他和两个孩子去特牙后山燒蜂窩，取野蜜糖。他又把自己的外衣脫下来，披在另一个光膊孩子的身上。

“黃蜂叮人，你穿上吧！”

这样的事，不止一件。虽然丢了衣裳，免不了要受母亲的埋怨，可是年老的祖父却祖护孙子。只要不委曲孩子，件把衣裳又算得什么，讓他吧！

拔群漸漸大了，懂的事漸漸多了，可是階級社会中人和人間的复杂关系，他是无法理解的。他以一个孩子的眼

光，把一切都看得很單純。因此，如果现实生活提供的是另一种結論，他就感到苦恼了。

有一天，他从中和圩回家。天下着冷雨，走到东里隘口，他看見几个农民領着一群孩子，在田里收割油菜籽。他高兴了，跳下田，帮着捆油菜。可是，一个农民拦住他說：

“少爷，你別乱来。弄髒了衣裳，回去老太爷要罵我們了！”

“我不是少爷！”拔群不服气地說。他又指一指田里的孩子們：“我跟他們不一样嗎？”

“不一样！你們家有錢！”

一个老头看見拔群惶惑难过的样子，忙插話道：

“不能这么說。拔群这孩子，待穷人好，跟那些少爷就是不一样！”

“嗨！”农民感慨起来。“有錢人还是有錢人！我們干一天活，才得一筒米，刚够吃一頓稀飯，这怎么能一样？”

拔群听着，大惑不解：“一天只吃一頓稀飯”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情嗎？为什么不多吃一些呢？他的脑子迅速轉动着。他想，自己家里有的是米，可是別人却吃不飽飯。这不奇怪嗎？他顧不得再捆油菜了。他爬上田埂，提着鞋子，招呼田里的孩子們：

“来，跟我走！”

他領着一群孩子，跑到家里。正好粮倉鎖了門，大人都出去了。他在厨房找到一把火鉗，用炭火燒紅，搬过一架竹梯，自己爬上去，烙透了楼板，只見上面刷刷流下白米来。

“快拿衣服接着，”拔群兴高采烈地指揮着。“上面是粮倉，你們有力气，尽管搬吧！”

每个孩子都装了滿滿两褲管，拔群等他們揩上跑了，才堵住洞口。家里始終沒有發現这件事。

拔群最爱听农民在閑暇时講的故事。梁山聚义，太平天国，都使他入迷。他羡慕那些行俠仗义的豪杰，更看重門客如云的孟尝君。可以說，他是从农民那里受到啓蒙教育的。而这些教师，常常不得不央告这个勤恳好学的学生回家去睡。夜是太深了，故事已講过三五遍，連学生自己也背得出了，可是他還說：再講一遍。

拔群就是用自己学得的这些东西，来理解生活，判断是非。他希望自己就是一个行俠仗义的英雄！

拔群的祖父，有个梨园在斑鳩屯。有一天，祖父叫他去收梨子。可是到了那里，一看管园子的病了，无錢医治；他就說：“你卖两担梨子治病吧，我不收了。”然后空手轉回家来。

又有一天，拔群走到村边的桥上，看見杜家的小兒子杜八，叉着腰站在桥头，拦住一个背猪菜的小姑娘，不讓过去。咀里还說着：

“不叫摸一摸，不放你走！”

小姑娘气得大哭，杜八更得意了。拔群头上冒火，赶上去揪住杜八的衣領，劈臉給了他一拳，狠狠地罵道：

“打死你这个坏蛋！”

杜家是中和圩出名的大土豪，杜八仗着老子的势力，光欺侮別家孩子。拔群早想收拾他了。

“你瞎了眼，敢打老子！……”杜八又叫又跳。“我偏不叫她过河，关你屁事！”

拔群不声不响，又是一拳。

“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！”杜八一手捂着流血的鼻子，杀猪似的嚎着，一手揪住拔群的衣裳，用头往他身上撞。拔群順手一推，这个小土豪滚到河坎底下了。

“快走！”拔群招呼小姑娘。“他不敢再惹你了！”

小姑娘站在一旁，早吓呆了。經拔群提醒，便匆匆地过了桥，竟忘了說一句感謝的話。

这个小姑娘，名叫黄秀梅，她以后做了拔群的妻子。

拔群进县立高小讀書了。他最爱体育：賽跑，跳高，跳远，打秋千，样样活动都少不了他。因此練就一副强健的体格。他更有强烈的求知欲，最爱科学知識，政治时事。那时法帝国主义通过它統治下的殖民地越南，正向广西伸展它的势力，人民的經濟生活几乎完全被它們控制了，就連偏僻的农村，都是使用“法元”，而通用的当地貨幣“东毫”，在市面上却得打折扣。尤其使拔群气愤的是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。广西省当时是烟土走私的孔道，遍地种植烟苗，几乎比种的稻子还多。年輕的韋拔群模胡地意識到国家危亡的命运，并且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。

一九一二年，他到宜山庆远中学堂就讀的时候，正是清

朝垮台不久。学校校長是个脑后拖着長辮子的举人，教員也多是些遺老秀才，因此学校里充滿腐朽的空气。举人校長完全是官場气派，每天乘三抬大轎，帶着跟班，吆吆喝喝，到校“視事”，教員們見校長都要打拱。学生偶有“越軌”行为，統統要在孔子像前罰跪，再重些，就是頭頂臉盆，里面裝水，跪在太阳底下。拔群对这样的环境很不滿，他不止一次地想：自己离乡背井，原来为的是学当奴隶嗎？

可是还有更加黑暗的事。一天，学监通知全校学生說，明天是举人校長的生日，每个学生都要出五个东毫的“例敬”，并且还要列队去校長府上叩头祝寿。

拔群不能容忍了，站在学生队里喊道：

“这是什么規矩？现在是民国了，你們还抱着老皇曆。送什么礼？叩什么头？我們不去！要去，就选你当代表！”

学生們都拍手叫好，称贊这是好主意。学监秀才却气得辮子翘起三尺高。

“胡鬧胡鬧！公然反抗師長，都給我跪下！”学监語不成声地嚷道。又指着拔群，命令警兵：“快把他抓住！”

学生們哄鬧起来，把拔群圍在中心。忽然有人嚷着：“讓路讓路！”举人老爷坐着大轎来了。拔群从人丛中奔了出来，掀起轎帘，質問道：

“送礼祝寿，是你的主意嗎？”

举人老爷愣了一愣，也嚷：“胡鬧胡鬧！”馬上喝令轎夫，打道回府。

过了一会，学校挂出牌来，韋拔群“侮辱師長”，被开除

了学籍。

拔群没有一点惋惜，背起行李走了。

后来，經一位亲戚的介紹，拔群进入了桂林政法学堂。由于反动統治階級傳統的民族歧視政策，少数民族的成員在当时是不能进入政界服务的。因此家里很珍視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但拔群却不以为意。他只是想学些知識，造福社会。可是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学校原不是求学問的地方。政法学堂的校長，在北京做过七品京官，也是坐綠呢大轎进出校門的人物。这位老爷，胸无点墨，却頗通官术。他最感兴趣的，是跟学生們講他的为官之道。如何逢迎上司，如何敲詐百姓，津津乐道，不以为耻。还說学得此中三昧，終生受用“不尽”。

拔群又失望了。这里也只是訓練蠹虫。法政学堂学生一律戴四方頂的法官帽，穿長袍馬褂。拔群看着就不順眼。他把四方頂子拆去，只戴框框，把長袍脫掉，光穿馬褂。人們見了，都罵他“瘋子”。

一天，校長在台上訓話，一眼看見拔群的打扮，立即斥責道：

“你这个怪模怪样，还好做官？”

“我不想做官，”拔群答道。“我是来求学的！”

“老弟，那你走錯門路了！”这个在官場上混得渾身光溜的人物并不动气。“你不看看牌子，这是政法学堂！”

拔群知道校長是在奚落他。他本来就痛恨这种官迷心窍的人，羞于和他們为伍。这时他摘掉那半截博士帽，丢在

地上，踏了几脚。然后，昂着头离开了会场。

“傻瓜！”

走出很远，他听见校长这样说。接着是一阵哄笑。他头也不回，昂然向前走去，离开了政法学堂。

二

回来不久，家庭就发生了变故。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了。生活的担子落在拔群身上。可是他对管理家业并没有兴趣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，很崇拜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。只是他对这个社会还很少了解。因此决定出去走走，开阔眼界。他变卖了一部分田产，充作路费；离开年轻的妻子，出发到长江一带游历去了。

那时候，交通还很不方便，只有舟船可以代步。他背上一把雨伞，和简单的行李，顺江东下。夜晚或宿于荒村小店，或宿于山崖水畔，每到一地，必采访当地的习俗，了解民间生活状况，社会弊端。从穷乡僻壤，到通都大邑，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两年后，他回到故乡，忽然得到袁世凯废弃共和改元称帝的消息。

接着，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曾做过云南督军的蔡锷，化装从海路逃回云南，组织“护国军”，通电讨袁。拔群认为报效国家的时机到了，便在本土招募了一百多人，变卖田产，购置枪械，决心为保卫共和而战。可是当时广西的统治者

陆荣廷却采取观望态度。拔群只得领着这一支小小的未經訓練的队伍，連夜赶往貴阳。因为那时貴州已經响应云南起义，宣布独立。

在貴阳，这支队伍編成一个連，委拔群当連附。未曾久停，就开往松坎。二月十四日拂曉，部队冒着浓密的大霧，一度攻占川南重鎮綦江，逼取重庆。但因为敌人大队援軍赶到，又退了出来。这支民軍，装备既差，又无作战經驗，加上这一帶山巒險阻，巨峰重叠，作战条件不利，因此伤亡很大。时进时退，打了几十天，没有什么結果。

正在这时候，他和連長發生了一場冲突。連長陆永芬是个职业軍人，异常蛮橫，把士兵当作奴僕，触犯了他，就打軍棍。挨打的士兵喊疼，他說是装假，一声不响，他又說是心里不服。总之都得重打。是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家伙。拔群很反对这种殘暴的行为。这些农家子弟，原不是为“吃粮”来的。他背地劝过連長，連長只是冷笑。他很看不起这个投笔从戎的書生，而且觉得劝諫就是犯上。这在旧式軍队里是絕對不許可的。不过他还算客气，沒有当场發作。

作战以来，連里陸續补充了些新兵。奇怪的是，新兵入伍之后，不是先学放槍，却是先学敬礼。一天，一个新兵敬礼姿势不对，被連長用皮帶抽得头破血流。拔群站在旁边，看不过去，上前劝說道：

“陆連長，饒他这一回吧！他是新兵，沒受过訓練……”

連長火冒三尺，跳着脚罵道：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！給我滾开！”

他揮着皮帶，還要打，可是拔群捏住他的腕子，把新兵放走了。

連長可真沒想到結果會是这样，愣在那里，半晌說不出話。在他看來，勸諫已屬不當，現在簡直就是倡亂了，這還不得殺頭嗎？他惡狠狠地指着拔群的鼻子說：“我要處罰你！”气咻咻地走了。

韋拔群降為排長了。

但他沒有退讓，拒絕給連長賠禮。他本來沒有錯。他并且想到，事情不會这样結束的。

果然，事隔不久，旅部下來命令，解除了他的職務，叫他到重慶去。一到重慶，就被監禁起來。罪名是“妄動軍心，圖謀不軌”。

這時候，袁世凱已經氣死了，四川暫時成了護國軍的勢力範圍。拔群被囚禁在監牢里，一連數月，不聞不問，好像人關起來，事情就了結了。他自己呢，既不申辯，也不催詢，一切泰然處之。不過他內心里是並不平靜的。他從一個具體的人，從自己切身的遭遇，看到整個舊式軍隊的黑暗和腐敗。這樣的軍隊是不能為革命而戰的。

當時在韋拔群的問題上，軍隊上層人物內部起了爭論。有人主張嚴辦，不然，軍紀將無法維持。有人主張和解，理由是韋拔群不遠千里，投軍討袁，志在為國，而且為人正直。如果處理不當，將令天下的仁人志士寒心。大概後一種意見終於占了上風。因為拔群被釋放了，並且被保送進了貴州講武堂。

畢業后，他又被派到重慶，在黔軍軍部當參謀。這正是十月革命以後，在一些青年軍官中間，秘密傳閱着進步刊物“新青年”，討論着種種社會問題。拔群很快成為社會主義的積極擁護者。他和幾個青年軍官，在軍中秘密散發傳單，揭露社會黑暗，宣傳社會革命，提倡改革軍制。不久事情洩露出去，他不得不棄職逃走了。

一九二一年六月，拔群取道雲南，到了廣州。這時孫中山先生已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正出兵平定與北洋軍閥勾結的廣西軍閥。桂軍降的降，散的散，土皇帝陸榮廷逃亡國外。一時廣西陷於無政府的大混亂狀態。散兵變成流寇，打家劫舍，搶奪地盤。百人一司令，數百人一軍長，你稱“討賊軍”，他稱“定桂軍”，你給我加委，我給你番号。人人自稱討匪，却人人干的是土匪勾當。

新任廣西省長馬君武，委拔群當東蘭縣長，拔群接到委任狀，不禁笑道：

“印把子還敵得過槍杆子？我到東蘭，不過是給劉日福的派糧單子蓋蓋印，給他當差罷了！”

這個劉日福原是陸榮廷手下一個旅長，駐紮在百色一帶，新政府鞭長莫及，也奈何他不得。拔群自知不是對手，便把委任狀裝好，原封退了回去。

他本來想等環境安定一些，再從南寧回故鄉去，但是等了幾個月，混亂依然如故。他不能再等了。冬天，他孑然一身，回到久別的故鄉。

正像每次回鄉一樣，他心裡總是感慨萬千，思緒繁

乱。变乱之后，路断人稀。他几次遇到三五成群的散兵，几次受到搜查。他仅凭着小时就很熟識的山水，才沒有迷失路徑。

村外的桥塌了，无人修理。他只得脫下鞋子，涉水而过。忽然他發現离桥头不远，一个瑶族农民坐在石头上，嗚嗚哭个不停。拔群站下，問道：

“朋友，你有什么难事？”

瑶族农民抬起头，泪水汪汪地望着他，好像有些面熟。

“你是拔群哥嗎？”他迟疑地反問道。

“我就是韋拔群！你有难处，只管說吧！我們可以商量解决。”

这个瑶族汉子信任地点点头。他知道拔群急公好义的好名声。他自己小时候，就去拔群家背过米。他想，現在救星到了。他說，他借了地主杜八三十塊錢，明天到期。他到現在連利錢还没有筹出来。今天去圩上卖柴，又叫散兵抓了差，連扁担也丢了。

“明天交不出利錢，不吞灰，就得拉牛了！”說着又嗚咽起来。

当地慣例，穷人告貸，在三十元以下的，向来不書文契，只立竹契。用七寸長的竹片，刻上印痕，一个刀痕代表一元。到期不还，就把竹契燒成灰，叫債戶吞下去，算是处罰。然后或拉人妻女或牵耕牛作抵。拔群見这个农民只穿一件單衫，冻得直抖，心里不忍。忙从鞋底的夹層里掏出兩塊法元（也正因为藏的巧妙，才沒有叫匪兵搜去），他想了想，再沒

有别的办法，就又脱下棉袄，披在那瑶族农民身上。

“我只能帮助你这些，”拔群說。“你記着，有这些土豪劣紳在，穷人的債永远莫想还得完！要过好日子，就得起来干！”

那个瑶族农民完全失措了，他是决没想到拔群連自己穿的棉袄也脫給他的。这太过份了。他紧紧拉住拔群的手，不肯放开。

“这……不行，莫冻坏了你。”他結結巴巴，說不出話来。

“我快到家了！”拔群說着，掙脫了手。三脚两步，就跑过了山头。他感不到寒冷，只有焦急。看来家乡的灾难，比他听到的傳說还要深重得多。

当时东兰一带，住滿了散兵，派差派款派粮，弄得十室九空。拔群的家，也住了兵。他們一家人，被赶到楼下的牛栏里。牛牵走了，門窗桌椅全拆掉燒光了。妻子見他回来，又愁又喜。她怀里抱着孩子。說道：

“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看，哪有住处？”

不过，拔群并不把这放在心上，他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睡的。他想的是另一件事。

“快給我弄点兒吃的，我还要出去！”

当天，他就离开了家，去找他往日熟識的朋友。他已經下定决心，糾合力量，赶走匪兵，制裁土豪劣紳。然而，事情还没有結果，他又遇到一次意外的打击。一个自称黄司令的，带着队伍路过中和乡，住到拔群家里。这个黄司令从不發餉，当兵的怨言很多。拔群趁势鼓动了几句。当晚，有一班人卖掉槍支，开小差跑了。